

# 外來概念詞質疑及其處置

史有為

詞庫建設無疑是一件大事，對語言研究將是功德無量的。它可以鉤沉索隱，顧往瞻來，紀錄語言文化之重要部份。據此將能觀察社會與民族有形與無形之種種變化。香港是觀察香港地區粵語與外來語最佳處所。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能首倡中華詞庫建設，固然難能可貴，功不可沒，且量力而行，勇當先鋒，先人一步承擔香港粵語詞子庫與外來概念詞子庫，更是精神可嘉。為了有助工作之開展，謹此獻上愚見一二，供方家與主持人參考。

## 1. 關於“拜拜”之類。

外來詞中有“拜拜”(bye-bye)，從其概念看來，並非外來，中土早已有之。“拜拜”之與“再見／再會”之區別，僅僅在於風格之不同或語用條件之略異。概念既非外來，是否在外來概念詞庫收錄之列？

## 2. 關於“番茄”“墨水”之類。

受外語影響產生之詞語有“番茄、胡椒、墨水”之屬，此類“事物”確係外來，並非土產。然究其構詞完全是國產，無絲毫受外來構詞之影響；所選語素也絲毫看不出與 tomato、pepper、ink 有任何聯繫，因此稱此類詞語指代外來事物則可，認定其蘊含外來概念恐怕還須“且慢”。如何處置這類詞呢？羅常培曾在《語言與文化》中將此類認作“借字”(借詞)中之一類，許多學者頗以為非。四十年後岑麒祥在《漢語外來語詞典》中又將此類納入，首先受到商務審稿之陳原的批評與相勸。本詞庫又作如何打算呢？

## 3. 關於“O.K.”之類。

O.K. 又作“喔開”，不管哪一種都合乎漢語音系，都應承認為外來詞。然而O.K.並非概念詞，僅僅是嘆詞一類。既非概念詞，是否仍屬“外來概念”的詞呢？看來對“概念”必須作一番澄清。

## 4. 關於“癩三”之類。

外來詞理論來自西方。外來詞(Foreign word 或 Foreignism 或 alien word 或 alienism)在西方更多的是稱作借詞(loan word 或 borrowed word 等)。不但從外國語中來的被稱為借詞，而且從方言中來的也被稱作借詞。於是“癩三”(來自吳語)，“焗油”(來自粵語)，有該不該收入的問題了。

## 5. 關於洋涇濱。

拙著《異文化的使者——外來詞》出版以後，有同道問：為何不談談洋涇濱中的外來詞？這着實使我為難。其一是因為洋涇濱現象並非上海一地有之，本人實在無能力跑到廣東、福建、東北乃至新疆、西藏去考察；其二洋涇濱的歸屬在語言學理論中也尚有問題，洋涇濱之混合有程度區別，何等程度劃歸漢語、何等程度交與外語、又何等程度成為獨立語種，其中外語來源之成分究屬何類，皆令人無所措。那麼詞庫應對此又取何種態度呢？

## 6. 關於臨時引用／借用之外語詞。

常常見到或聽到一些受過較好外語教育的人，嘴邊免不了出現一些外語詞。有些是為了表現自己的教育背景、文化修養，有些專業人士則更多的是為了便於交際，使對方與自己在詞彙上取得一致，以免名稱相混，概念不一，因為目下許多專業深受西方理論影響，新詞術語幾乎全部輸自歐美。這當然不能指為洋涇濱，然而這言語中的外語詞又算不算外來概念詞，該不該錄入本詞庫呢？

以上種種，無疑都是問題。如何處置則是我們的目的。我以為，首先應界定外來概念詞，自此入手方能有章有法。

外來概念詞應該是詞，或是相當於詞的短語，又即帶有專指性與熟語性者。它不是句，不是命題，而僅僅是概念。因此，香港歌曲中那種成句進入歌詞的洋貨，諸如 I love you / love me, love me 之類便不用討論，應在摒斥之外。

外來概念詞語是外來的，也即是借的。從中國現今的傳統以及對漢語的價值二者而言，並非外國來的即是外來詞，並非臨時借來一用便是借詞。外來者必是在漢語中已落地者或已有落地傾向者，已歸化漢語者，又即已使用有相當次數或時間者。那種臨時引用或借用的(第6種)理應排除其外，那種注釋性的引用也應不在此列。例如講到“上帝”，注曰“在英語稱為 God/‘高德’”，無論是前者的洋文或後者的漢字都不過是介紹外語中之對應形式，並非漢語中已吸收使用。當然區分並非易事，一則數量之別有相對性，界線難定，二則個人所見有限，難免誤斷。此外，古今也應有所區別，為了便於研究古代中外交流，也可適當收入，如明代李之藻、傅泛際翻譯之《名理探》中有大批注釋性外語詞，講到“愛知學”，便“西云斐錄瑣費亞”，此“斐錄瑣費亞”雖然不是外來詞，但於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有一定價值，也不妨收入，但必須注明“注釋詞”，以免混同。其次外來必是來自外國的，而並非來自外方言者，以此視之，則“癩三”之流自不應錄入。至於洋涇濱之成分最好還是另行處置，以不錄為上策。

外來概念詞語之提出是為了解決意譯詞與日語來源之漢字詞的爭執，外來“概念”一名便既可以包括“邏輯”、“麥克風”，也可以囊入“黑板”、“鐵路”、“柔道”、“經濟”之屬。然而這樣一來，那些非概念詞“喔開”，非外來概念之“拜拜”、非仿譯詞“墨水”、“激光”、“番茄”就只能退出。這於了解中外文化交流殊為不利，也可能非詞庫倡議者之初衷。因此我以為應在“外來概念詞”之後補充一注釋：“包括最廣義的外來詞(借詞)，如非仿譯的意譯詞等”，並輔以若干實例說明。當然詞庫應在收錄之時即加以分類，以便於查檢統計。以我之見，至少應使用如下符號以說明其個性與類別：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古] 古代 (周秦至唐宋)      | [近] 近代 (元明清)       |
| [今] 現代 (民國以來)       | [音] 音譯             |
| [諧] 諧音意譯            | [音意] 音譯加意譯         |
| [仿] 仿譯              | [意] 自創意譯           |
| [日] 日語來源            | [固] 形式上是固有的 (“經濟”) |
| [釋] 注釋性用詞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 [北] 北方地區譯詞          | [吳] 吳方言地區譯詞        |
| [閩] 閩方言地區譯詞         | [粵] 粵方言地區譯詞        |
| [港] 香港澳門地區譯詞        | [台] 台灣地區譯詞         |
| [亞] 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譯詞 | ……                 |

最後，詞庫中之詞條必須是資料性的，而不是規範性的，凡所見者均一視同仁，並須注明出處篇目、時間，給以適當解釋與符號。有些詞的詞源一時難以查得，首見時間也難以考定，均可暫缺，或以手邊已見之篇目、時間暫代，不必求全責備。積以時日，填空補缺，修正更新，自能完善。這也是我所熱望並預祝於詞庫者。

一九九三年元月春節前  
於日本大阪幽思居

[編按：感謝史有為先生來信提供寶貴而具體的意見。詞語庫是開放性的，應該可以容納合理化建議。史先生說：“本人實在無能力跑到廣東、福建、東北乃到新疆、西藏去考察。”的確如此，傳統“方言調查”的方法應該是逐漸過時了。如果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哈爾濱、吉林、沈陽、烏魯木齊、拉薩等地有各自的詞語觀測站，那末史先生提出來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。]